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三十七

宋 朱子 撰

書 問答 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秘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别後殊不聞動静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任所消息不勝懸

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丈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湥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為居建陽一則

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
有見從之意竊惟范丈平日教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
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書一提
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
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
日想今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為恨共父數相見否迎
侍作到不知為況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闕 尚
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秔收熟斗穀售

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為置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益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為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别狀天氣向涼伏願順時保重行奮壯猷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

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
出示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
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
幸歸田里不敢上勒紀錄但里中秋來闕雨此數日來
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
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二變節
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
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請敎倦甚拜書不能詳

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益其家已目元復與熹為伯宗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丈平日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丈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為憂益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斂所不能免閩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斃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

此道嶺上拜别所聞誨言以為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其父家與士説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

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焫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

上一著則無有内外上下逺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
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葢既無有内外邊際則何往而
非一貫哉忠恕葢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
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為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
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
之說見謂忠恕正曽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
見諭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
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

合謾以布聞李文名洞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
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文獨深
得其閫奥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
以為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温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
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
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

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
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説自非愛予之深不鄙
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
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
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
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别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
義為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
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

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葢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為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葢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盖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葢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令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葢前書一

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

發明之顧憙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𨯓俾毋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為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

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
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
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
夏末須為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
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為賜甚厚謹
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為説以請益焉熹所謂忠
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
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

不在所謂己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葢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

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

處見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益終篇三致意焉然久矣莫以此言聲欬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為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

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輙有愚見初欲面禀今既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獄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𧼈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

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奬成之且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為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葢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寛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

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
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
過愚意以為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
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
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
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受恩深厚冐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

兄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爲然也熹又覆

上黄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葢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

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此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悦而誠服者益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

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素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禀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温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

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晩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

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葢無幾人而言論風㫖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

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
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
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
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
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得其為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
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

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葢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

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壽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益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重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扺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志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横流者是

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

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温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葢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

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髙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别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寛静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内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貲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

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輙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陳丞相一本作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

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説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

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藴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内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葢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

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使佞之
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
偶駢驪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
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
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
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
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

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
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
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
如此若蒙采擇則𤋮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
明公者矣

與劉共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問承寄聲存問感
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

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葢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

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箇胡文定
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
為泝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
㬪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葢本
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
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為回互便是私意
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横

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録説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究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

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

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

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它又可盡信

耶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

但令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

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

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

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禮記者之辭如下文嫂叔

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葢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令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

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脱兩句此非以它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説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専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

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為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與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彦二公皆指其小節疑

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後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刋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

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
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妒道真使其遺風
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
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
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
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
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别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
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

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益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别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云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録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别本今既不用切勿毁棄千萬盡為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

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共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為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宫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

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寛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狥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兹在兹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

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為非欲與人為敵然後為之而為之之道必急其

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為務而不為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為畏泄其機而固為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為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扶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内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共父

平父示別紙諭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為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此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為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為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

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有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幞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

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

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

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葢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

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無咎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

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絶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為無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為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己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

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説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黄𩔰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經為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它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説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

存其説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眞僞得失之爲善也况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煜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

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孜為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鶩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壊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渙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濶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

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淡令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埀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熹竊以為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

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望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敎授見訪云嘗小欵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

有深觧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熹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

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匆匆

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拄㫑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户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産均之見户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不及究其説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

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

為患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

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有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

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
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
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
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
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
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
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
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

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

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涓吉必不渝期令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懈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僣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狥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

之文以為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

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第八而遞儹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儹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删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須別換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俟費力為佳或未刻間且并寫

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袤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外之憂衰病疲薾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濵講論古人為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敢動着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

揚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

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它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李淙謝廓皆略識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伯參政之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吴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為無人雖真

僞相半然亦且得勸勉奬就之未敢輕有遺弃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彼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彼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彼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比便不的不敢

附呈鄙意輙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背之恵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其一也

答尤延之

垂諭楊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

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

答林黄中　栗

室户之説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即室户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於室矣歴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邵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户雖在室户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户之必東出也

愚意於此深所未觧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爲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藴矣因來并乞数語梧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黄中

誨喻縷縷備悉樂章必已得之因風幸早示及丘推參選未還尚未得聞室户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户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

無也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

近踈略者言之葢一圖之内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隂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内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葢不同矣況其高深闊闊精密微

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黄中

所扣鄉飲酒疑義近細考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六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宫十章不知何據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寫其遺聲邪將古樂已亡不可稽考而别製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又所奏樂必

有辭聲必有譜而律之短長必有定論凡此數端皆所未諭幸因風詳悉指教

與郭沖晦

熹窮鄉晚出妄竊有志於道雖幸有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荏苒頽侵今犬馬之年五十有一矣脩身齊家未有可見之効而志氣不彊不能固守貧賤之節彊起從宦舊學愈荒施之於人尤齟齬而不合大抵志不能帥氣理未能勝私中夜以思怛然内疚高明不鄙不知將

何以教誨之意所拱而竢也向來次輯諸書雖亦各有據依不敢妄意損益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嘗得汪丈端明示以執事所辨數事方且復書質之汪丈更求一二左驗别加是正則汪公已捐賓客矣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絶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異時還家别圖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

幸視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望不棄

與郭沖晦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

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又云三多二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

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

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

爻亶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
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亶竊謂
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
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
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
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
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

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

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葢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五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

河圖洛書蒸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蒸竊謂西銘之書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

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賛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盖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

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熹竊謂極

本窮原之旨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盖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熹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又云孟子以養氣為學以不動心為始熹竊謂孟子之學盖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盖唯窮理為能知

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答程可久迥

熹昨者拜書草率重蒙枉答誨示懃懇并劉掾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冊伏讀捧玩開發良多其為感慰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别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

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説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温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倣製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口賦阡陌二説并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以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説所謂徑涂為阡者當為陌畛道為陌者當為阡盖史記

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為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横涂從道横今考一徑之内為田百畝一涂之内為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内為田千畝一道之内為田千夫而畛道皆横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為道路之類則當从𠂤而不當从人盖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為據也馬

阡陌之間成聿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仟佰字説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却望終賜誨示幸甚

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諭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説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敝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凖頒降

此冊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内周尺為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田賦夫田二書更欲求得數本以廣長者捄世之心得早拜賜甚幸甚幸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

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為證也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為此說者鄙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為乾

坤之初爻謂四象為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為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為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為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與⚎而先為⚏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

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盖以穆姜東宫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為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為也盖曰卦體不動爻

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
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
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於姜耳故傳者
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
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
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
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

答程可久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隂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隂陽而生隂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隂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隂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未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為隂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隂陽而生隂陽者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兩儀四象恐難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始乾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三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兑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攷見教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揲蓍新圖内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諭

答程可久

臨汀鹽筴既無可言經界又不得行民之窮困日以益

甚但有散爲流庸聚爲盜賊兩事耳廣右首議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見其比益令人懶開口奈何奈何黄齋賢韻語用心甚苦諸圖尤有工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數語附卷末晚生淺學何足爲重三復長者之言爲之慨歎科舉之弊至於如此奈何奈何奈何

答程可久

所諭爲學本末甚詳且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剌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

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岐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觧章析使節節透徹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别立門庭固守死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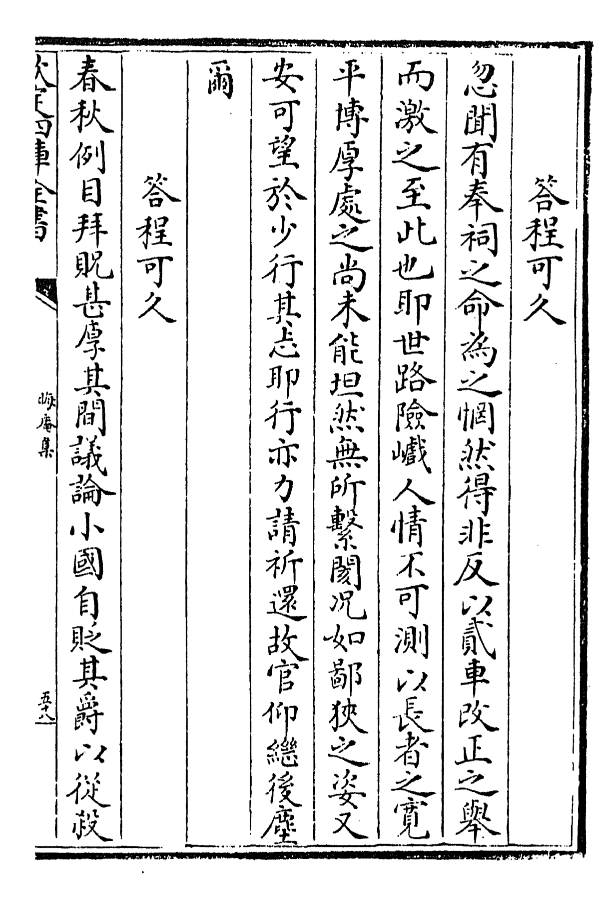
答程可久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令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

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胷中已有成算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答程可久

程書易原近方得之謹以授來使易學啓蒙當已經省覽矣有未安處幸辱鐫誨上饒財賦源流得蒙錄示幸甚伯謨說近有刻石記文亦頗得之也又有小懇欲求妙墨爲寫大戴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不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答程可久

忽聞有奉祠之命為之惘然得非反以貳車改正之舉而激之至此也耶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以長者之寬平博厚處之尚未能坦然無所繫閡況如鄙狹之姿又安可望於少行其志耶行亦力請祈還故官仰繼後塵爾

答程可久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

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葢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它尚有欲請教者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爾

答程泰之大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筴者是也大傳所謂乾

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葢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

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别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

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洛圖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朞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長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

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据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葢亦去其震離兑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兑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於

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答程泰之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說

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須在
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攷
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攷諸說疑晁氏九江東
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盖江流自澧而東即
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
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
東迤北會于滙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
盖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

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妄謂

如此不審參以它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親切著明耳閤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程泰之

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祕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奥博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籃輿揺兀神思昏憒未容盡究底藴獨記舊讀儼若思容止作容字而蘇黄門亦

觧爲修容不惰之意甞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𦙫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近見温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攷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李壽翁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兹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令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

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

君著説亦嘗見之其人見為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别為易説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達丈夫田説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它所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别尋便拜啟次

答陳體仁

蒙别紙開示説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

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盖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

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攷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

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

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名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顏魯子

熹昨蒙諭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温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

本章可攷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答顔魯子

蒙諭深衣約紐正所未曉向借得者亦闕此制但既云絛似紳而加濶即與今之褊絛相似不知其制果如何

又今法服背後垂綬亦是古組綬之遺象不記其以何物為之恐亦可參考却俟訂正垂教也又承垂諭景望謙卦忌盈之說未審曲折并薛氏鬼神事於此素亦未能無疑顧恨未得面扣其旨以祛所惑或恐有可以言語發明者幸因筆及之也熹忽例蒙誤恩寬其致早之罪而過錄微勞皆出推借之及初不敢辭適郡人應募賑濟者數家合得官資皆未放行義難先受不免申堂辭免并乞早與推恩矣恐欲知其曲折故敢及之非敢

固為矯激也

晦菴集卷三十七